

新文學選集第二輯

郭沫若選集

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
開明書店出版

新文學選集

郭沫若選集

下 冊

開 明 書 店

劇
選

棠
棣
之
花

人物

壽政 年二十歲。明敏，果敢，富於正義感。
晏壽政之姊，二人學生。性情相似。

因係學生之故，此二人須求其面貌之近似者，但亦不必全同。學生子本有兩種；有絕對相同者，必為同性；有僅如普通之兄弟姊妹者，必為異性。此為姊弟，故只求其近似即可。

酒家母 年三十餘。係一通常婦女，生活雖毀敗而不糜爛，富於同情心，勤敏。

酒家女春姑 年十七八。美好，健康，富於自尊心與正義感。

駭仲子 年四十以往。正直而有遠見，並能謙恭下士。

食客韓山堅 年四十左右。機警，但心地坦白。

韓相俠果 年四十以往。陰險，跋扈，粗暴。

韓侯 年五十左右。昏庸，肥胖，愈肥愈為合格。

秦使 年三十餘。此人戲雖無多，但須矯健穩重，須頗自恃而不失於矜持。目中無人，卻不宜顯其傲慢。

宜顯其傲慢。

盲叟 年六十以往。悲慘社會中之人生經歷者。人類社會中有無形的一種正義感與同情心，此人即其綜合之象徵。

此人即其綜合之象徵。

幼女玉兒 盲叟之孫女，年十一二，一片天真。

士長一與二 此二人為俠果之黨羽，愚昧，剛愎，橫暴。

衛士甲與乙 此二人在戲中地位頗重要，似愚蠢而卻天真，似粗暴而卻柔順，良心未昧，易受感動。

其它衛士十餘人，秦使隨從二人，冶遊男女及市民之羣若干人。

第一幕 聶母墓前

景：一望田疇半皆荒蕪，遠處有淺山環繞。山勢餘脈在左近田疇中形成一帶高地，上多白楊。白楊樹上歸鴉噪晚，樹下一墓，有欄杆圍繞（在臺上只現出後方與右後的一部分），墓前有臺階數段，一碑，題「聶母之墓」四字，側向右。左手一條甬道，遠遠斜走而來，與墓地相通。

聶婆攜桃花數枝並提一竹籃自甬道上，聶政旅裝佩劍隨後。

政（指點）姊姊，你看這一帶的田地都荒廢成這個樣子了！

婆（歎息）哎，今年望明年太平，明年望後年豐收，望了將近十年了，可是這眼前的世界簡直成了烏鴉和亂草的世界。（回首指點）你聽，那白楊樹上的烏鴉叫得多麼難聽呵，好像是在嘲弄我們人的命運一樣呢。

政人的五臟六腑只供那些烏鴉加餐，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亂草蕃榮——亂草呀，烏鴉呀，倒是你們比我們幸福得多了。

婆（指點）你看，母親的墳墓已長成這樣亂草蓬蓬了。母親死去已經三年，死而復生的只有這些亂草，和我們相依為命的母親卻是永遠不再回來。哎，我們這幾年來，真是苦

盡了離亂的滋味了。

政 這幾年來常常鬧着戰亂，今日合縱，明日連衡，今日征燕，明日伐楚，六國的諸侯他們都不把老百姓當成成人，只顧貪圖擴大自己的權勢。做犧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地服從下去，禍亂便永遠沒有盡頭——三年前，嚴仲子和我說過的這些話，我是一刻也不會忘記。姊姊，現在正是我們年青人發奮有爲的時候了！（激昂地拔劍及半復行收入）

榮 是的，你這次去訪嚴仲子，我正希望你們能夠做出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出來。

【此時欲圓未圓的月兒自遠山昇上，姊弟二人已步上墓臺。聶嬰置竹籃墓前，分桃枝爲二，插於碑之左右。聶政斫白楊一枝，在墓之周圍打掃。聶嬰自籃中取供物陳布，並取出洞簫一枝。

榮 哦呀，你把洞簫都帶來了嗎？（置洞簫於墓標上）

政 是的，我已經三年不吹了。母親在世的時候，喜歡聽我吹洞簫。我今天晚上要在母親墓前吹一會兒。

榮 好的，我也很想聽聽呢。

【陳設畢，聶嬰在墓前跪拜，聶政亦跪拜。

榮 （跪向墓禱祝）媽媽，我和二弟看你來了。今晚二弟要到濮陽去拜訪嚴仲子，特來向你

告別。母親該還記得，三年前，母親還在的時候，嚴仲子來訪過二弟，要二弟替他報仇。那時因為母親還在，二弟要孝順母親，他便推辭了。現在我們守孝已經滿了三
年，二弟想到「士為知己者死」，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趕到濮陽去探訪那嚴仲子。那嚴仲子為人深明大義，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會辱沒母親的事情。我也想改扮男裝陪着他去，但二弟說我去反而累贅，並且母親的墳墓也沒人照管，因此我也只就好忍心讓他一個人去了。媽媽，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對於二弟多多的加以保佑。

政（拱手直立墓前）媽媽，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應當做的事，要不辜負媽媽養育了我們一場。姊姊她是有志氣的，她能夠獨立自主，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離，但也要希望母親多多保佑姊姊。

〔二人禱祝畢，攝政步下墓臺，略略向四方瞻望。攝政起立，在墓臺上頻頻拭淚，依依難捨。〕

政（回顧，指著上昇的明月）姊姊，月亮已經上來了。（又環指四周）樹上的烏鴉也歸了巢，這四周是多麼清靜呵。

婆我很喜歡這種清靜的地方。在這萬籟無聲的清靜之中，卻好像有很哀婉的，很哀婉的聲音在那兒顫動。（取洞簫授政）二弟，現在請你吹簫，就用你前晚上新製的那個曲譜，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感。

【義政受驚，面月吹弄，時復回顧其姊，

【義英俯坐墓臺階石上。

嬰
(唱)

別母已三載，母去永不歸。

阿儂姊與弟，願隨阿母來。

春桃花兩枝，分插母墓旁。

桃枝花謝時，姊弟知何往。

(唱至此，徐徐起立)

不願久偷生，但願轟烈死。

願將一己命，救彼蒼生起。

蒼生久塗炭，十室無一完。

既遭屠戮苦，又有饑饉患。

饑饉匪自天，屠戮咎由人。
富者餘糧肉，強者鬥私兵。

誰可均貧富，誰可鋤強權？
願爲施瘟使，除被害羣遍！

（中止歌唱）

政（轉身同向其姊）姊姊，你這歌詞十分悲壯，就好像說出了我心中想說的話一樣。你請再唱下去吧。

嫠我也很想再唱，我心裏好像有唱不完的情緒。你請照樣的吹，我也照樣的唱啦。（繼

續歌唱，弄政吹簫和之）

明月何皎皎，白楊聲蕭蕭。

阿儂姊與弟，離別在今宵。

今宵離別後，相見未可期。

多看姊兩眼，多聽姊歌詞。

汪汪淚湖水，映出四輪月。

俄頃卽無疆，月輪永不滅。

〔聶政歌罷，不勝悲抑；聶政亦爲之躊躇沮喪。二人緘默有間。〕

政（勉強振作精神）二弟，我看你可以走了。我的事情你不要掛念。

（搖頭）不，姊姊，我倒想不走了。我沒有想出姊姊你是這樣的悲哀。你使我這火一樣的雄心，都冷去了一大半。

對你不住。我的確是有點悲哀。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別離，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。假如我也是個男子，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嗎？但是，我此刻也不悲哀了。悲哀終竟是沒有用處的。我雖然是個女子，也有我們女子所應當做的情。我現在已經有了我自己的打算。我要對着月亮，對着母親的墳墓，向天發誓。我要永遠不辱沒你，要配得上做你的姊姊呢。我看，你現在可以走了。不要辜負了嚴仲子對你的知遇，不要辜負了天下的老百姓。好，你就請去吧。我再隨意唱出幾句來，壯壯你的行色。

〔聶政拔劍起舞。〕

晏
(唱)

去罷，兄弟呀！

去罷，兄弟呀！

我望你鮮紅的血液，

迸發成自由之花，

開遍中華，

開遍中華！

兄弟呀，去罷！

中華需要自由，

中華需要自由，

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，

要吞蝕赤縣神州。

人們反勇於私鬥，

而卻怯於公仇。

去罷，兄弟呀！

去罷，兄弟呀！

我望你鮮紅的血液，

迸發成自由之花，

開遍中華，

開遍中華！

兄弟呀，去罷！

中華需要兄弟，

中華需要兄弟，

去破滅那奴隸的枷鎖，

把主人翁們喚起。

快快團結一致，

高舉起解放的大旗！

去罷，兄弟呀！

去罷，兄弟呀！

我望你鮮紅的血液，

迸發成自由之花，

開遍中華，

開遍中華！

兄弟呀，去罷！

兄弟呀，去罷！

【在歌聲中閉幕。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二幕 漢陽橋畔

景：漢水橫流，岸上有桃花正開。

舞臺右側斜現一橋，橋之彼端不可見。此端左側有碑題「漢陽橋」三字。左側酒家一，右三分之一爲客座，背面開窗臨河，有欄可憑眺；左三分之一爲廚舍，有戶通客座。前而爲中庭，庭中陳紡車一具。房舍建築與陳設，宜與日本式相彷彿。

酒家母女各一人，女坐庭中紡車，年可十七八，母年三十以往，坐客座邊緣續麻。漢水中有遊船盪槳聲，少焉男女合唱之聲起。

春桃一片花如海，

千樹萬樹迎風開。

花從樹上紛紛下，

人從花底雙雙來。

人來花裏花可知？

花落舟中人欲癡。

不願辭花詠言歸，

願爲花下春水流。

女（歌聲息後，有間）媽，聽說齊國的女子，近來多半改穿男裝了，不知道實在不實在呢？
母 怎麼不實在？前天齊東的黃姨母來，不是還說過她鄰家的女兒也都改扮了男裝，往孔夫子的學堂裏讀書去了嗎？

女 誰肯信她！孔夫子的骨頭已經打得鼓響了。

母 哼，你纔聰明，難道他的兒子便可以叫作「孔夫子」嗎？

女 他的兒子還死得更早呢！

母 你倒像在替孔氏宗祠管家譜啦，我不相信他便沒有孫子了。

女 那可不管他啦，媽，你肯允許我嗎？我也想到什麼地方去讀讀書。

母 讀書？在我們這裏有什麼地方可以容你讀書呢？女兒家讀了書老實說又有什麼用呢？
女 媽，你不能說沒有用！做母親的沒見識，便只好養出些沒見識的孩子。如今這世道上有許多沒見識的人，不都是些沒有見識的母親所生出來的嗎？他們小時候沒有受過什麼母教，長大來也沒有受過什麼好的教育，他們就只好搗亂，只好做些沒廉恥的事情了。所以這如今不識廉恥的人這樣多，媽，據我看，一些做母親的人恐怕要負一多